

後樂堂集

後樂堂文鈔卷五

鹽城陳玉樹惕庵甫著

與張秋舫先生

元度書

玉樹再拜稽首奉書於秋舫先生座前先生今世之狷者也孔子以狷爲有所不爲孟子以狷爲不屑不絜則好絜者固狷者之秉夷也吾謂好絜之念不可一日諉於吾心而好絜之名不可一日譎於流俗流俗知我所甚好者在此卽能窺我所甚惡者在彼彼忌我思有以敗壞之不以我所甚好者奉我必以我所甚惡者浼我矣不揆其所以浼我之心悻悻然如泥塗之蒙於體不能以少安我所以湔之者愈棘彼所以浼之者亦愈奇是我之計窮而彼之計得也然則遂終無以窮其術乎是又不然夫山至高也虎貔之屬穴焉山不能禁也水至清也糞土之舟行焉水不能禁也日月至朗也豐隆以雲翳之日月不能禁也不能禁而姑舍之去狷急之本懷廓韜世之大度以容其垢而納其污不汲

汲焉以自謀祓濯久之而污垢行將就滅如大明出而燭火自息此文
中子所謂無辨息謗者也且以涼涼無助之身敵囂囂無盡之口如持
錐以刺虎舉帚以拂雲雖辨而必不能勝也亦昭昭矣或者曰孔子言
行已有恥孟子言人不可以無恥狷者之所寶貴而唯恐墜失者恥耳
安有人以不絜浼我而我不引以爲大恥者哉予謂是忿也而非恥也
恥者反己而生者也忿者因人而生者也恥者本責實之念而生者也
忿者由惜名之念而生者也夫既恥己之徇乎人而與人異矣復忿人
之不我容而覬人之與我同也是何理也且污我以不絜者非真以我
爲不絜也彼亦知彼之所爲我之所不屑爲我之所爲彼之所不能爲
因妄謂我之所爲同於彼之所爲以揜我至絜之名即以自飾其不絜
之跡是其計雖疏其心甚苦而其知我未始不甚明也復何忿哉復何
忿哉夫日之繫於太陽天也月之繫於太陰天也其去地不知幾萬里

也彼陰雲重濁之質不逮晴雲之飛之高其去地僅數里其去日月不知幾萬里也自地上觀之見陰雲不見日月以爲陰雲能弇蔽日月也有立於喬嶽之巔者仰而觀之皦皦者曜於馬之上也頽而視之靄靄者布於足之下也惡在其弇蔽日月也天壤之大詎無一登山而觀超出乎陰雲之表者哉哉然則日月之自損其明者在食不在雲也士之自傷其絜者在己不在人也昔人有言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玉樹近亦罹邑人之謗益自勵其恥以仰企先生之狷絜庶浮言可以衰息先生秉鐸宮牆嘗以牆內外之人謠詠爲言亦願除其忿悁以養氣而爲文焉古今人之以文名家者如韓如歐如蘇如曾文正皆能勝讒謗之人不如是則吾之氣餒而吾之文亦弱也卮言無當伏惟亮察邱君于蕃希並致聲臨楮不宣

上左季高侯相書

嘗怪韓昌黎以泰山北斗之望閔中肆外之才不憚蒲伏道路而拜北平王於馬前有類伺候奔走趨趨而囁嚅者之所爲也豈顏觸所謂慕勢者歟抑或如馮煖不能自存欲寄食孟嘗門下歟否則如李白欲借韓荊州階前之地揚眉吐氣歟及讀其所上宰相書而知賢者固不可測也其書有言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也其所以拜北平王者未必非此意之所迫也且公雖數上宰相書而於董邵南之遊河朔則微言諷之公豈枉道干時不擇人而謁者哉生一介嚶嚶之士何敢妄比古人然於吏治之清濁風俗之隆污民生之休戚及一切可歌可哭之事日鬱蒸於胸中往往酒酣耳熱抵掌而談劃然長嘯歔歔流涕而後已昌黎所謂憂天下者或庶幾歟此所以不敢自逸於山林欲獻芻蕘之言也愚嘗謂本朝之元氣不傷於外夷而傷於內地之莠民外夷者今日有形之患也

莠民者今日無形之患也有形之患人多引以爲憂無形之患人多昧而不察昔漢之衰也西征羌北征鮮卑而黃巾起於中原卒爲大患明之季也西北防蒙古東北聚精兵以遏龍興之本 朝究之明不亡於本朝而亡於流賊也患皆始於甚微禍多中於所忽大抵如此也乾隆之季中國方從事於緬甸安南廓爾喀及黔楚之叛苗而白蓮教已蔓延於楚蜀當事不憂也及姚之富等起於湖北王天槐等起於四川禍遍四省勞師七載而後定糜餉逾萬萬兩度支由此告絀矣道光之季天下皆以英夷爲憂而奸民會匪所在盤結當事不憂也及金田盜起亂民蠭起而從之遂蹂躪十有六省攻陷六百餘城勞師十六載而後定而國用由此益匱元氣大傷不可復矣今天下莠民衆矣在南者曰哥老會在北者曰安清道友其餘一切邪教名目甚多類皆嘯聚山澤剽掠商旅潛居城市交結吏胥有伺釁而動之心今年春有傳布妖

書於鹽阜安桃諸縣謂先天將滅後天將興者其書曰三易會源一貫探原其教首曰王甲一亦曰王古佛其教堂在揚州城內其徒黨遍於楚皖江浙兩淮其教曰龍天門亦曰先天門入其教者男不婚女不嫁已婚嫁者夫婦分宿跡其狂悖蠱惑之語實有張角孫泰之謀而州縣營汛不以爲意一旦猝發未知所底又徐淮海沐民俗强悍閭巷少年不事生業相聚曰青皮黨習爲拳勇攻剽道路刦殺富民搶孀畧賣縛人勒贖掘塚鑄幣任俠橫行出入刀劍淮北之俗有事不牒於官先接兵刃以決勝負械鬥之風無異廣之潮惠閩之漳泉大江以北長淮以南所有刦殺之案皆北來者爲之此輩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驚天下無事則爲伏莽有事則爲戎首設年穀不登必將蠢動大爲郡縣患害欲除其患不外選用廉幹嚴黜墨庸興修水利以厚民生編查保甲以別良莠假以事權不以例案縛之課以實績勿以浮僞導之久其歲月勿

以遷調促之則良吏弭亂之功不在良將下至妖人王甲一現伏揚州城內遣一幹弁偵之可獲獲其渠鞬之則其傳教巨徒姓名可得擒斬數人而逆謀消矣今夫處士所難不在爲而在守也士習之污不因激而因隨也趨炎附勢之風皆士倡之禮義廉恥之防皆士壞之卽以廩保一事論之其例不準考者青蚨旣得無不入塲教官派保沆瀣一氣亘相容隱而且借稽查之名吹毛索癥捉風吠影耳目四布互爲黨援妄造荒籍冷籍之名先人無入學者爲荒籍先人入學而年已遠者爲冷籍以此加諸孤寒之子溫飽之家卽以冒籍誣之畫結時每多方勒索必滿其欲而後已弱者飲泣強者攘臂甚則率衆攢毆舍文用武此誠橫逆之舉亦由憤激而成觀於此而餘可知矣士如此而民無論矣然其咎不在諸生也教官者諸生之師表也今之教官問以某也賢某也不肖教官不知也問以某也貧某也困教官不知也問以某也富某

也大富教官無不知也所爲如此尙望其納士於禮門義路中耶自仕塗叢雜教職一塗多保舉捐納人員州縣不職勒改教職督撫待教官寬於州縣學政亦止考其文不察其行故秉鐸者少忠信篤敬之儒願明公以手書寄各學教官懇懃慰誨勉以砥礪廉隅身爲模範爲國家造就人才稱職者則奏獎之不職者則劾罷之有實行者則薦拔之庶儒官之奮興可望而士習之不變可期也吏胥之爲害也甚矣州縣之吏病民司道之吏病官督撫之吏病大官即以州縣吏胥論之其咎不專在胥役也官之於民也猶父母之於子也吾日見吾子人能譏吾子乎吾日親吾民人能病吾民乎晉獻公之殺世子申生也漢武帝之殺戾太子也皆先自遠其子故驪姬江充得以乘間蹈瑕也胥役之借官以虐民也由官之不親民而親吏也以胥役爲耳目猶水母之鰕以胥役爲心腹猶瓊蛸之蟹以胥役爲爪牙猶猛虎之俵如此而欲其不作

威福也得乎且夫官闇則吏逞其智官嬾則吏盜其權官侈則吏趨於奢官貪則吏黷於貨官僞則吏習於詐不期然而然也今夫不能馭胥吏者非能吏也不能化胥吏者非循吏也作奸犯科則誅之奉公守法則賞之幫差白役則汰之衣服踰制則褫之所謂馭也然馭之不如化之何也任一郡則一郡之中皆民也任一縣則一縣之中皆民也在田野者爲吾之赤子在官府者獨非吾之赤子乎誰無父母誰無妻子胥役之欲仰足以事俯足以蓄無異於民也庶人在官久無下士之祿矣而盜賊未獲則鞭之民賦未納則鞭之其所以養之者輕而所以責之者重可以箝胥吏之口不可以服胥吏之心且胥役非鬼蜮豺狼不可化者昔海州知州大埔林達泉去任時民雨泣送者絡繹於道吏胥哭失聲此感格之明效也欲吏胥不取民之錢我先不取胥吏之錢我先不取民之錢且不容我之戚友門丁及上司之胥吏取我胥吏之錢正

本清源之道即潛移默化之方是在明公愼簡牧令徒立法以制胥吏無益也洋烟之爲害乾坤開闢後一大變局也環地球之上吸洋烟者唯中國與土耳其及波斯越南緬甸諸弱國耳英人以洋烟禍中國諸國鄙之即倫敦好義之士亦深非之華人乃甘受酖毒而出使者亦不肯以此爲請何耶官不戒烟則官箴壞士不戒烟則士品卑兵不戒烟則兵力弱民不戒烟則民財匱雖以孫吳之謀不戒洋烟不可以治三軍雖以管商之才不戒洋烟不可以富國家雖有堯舜之道不戒洋烟不可以平治天下欲禁民先禁官欲禁小官先禁大官昔沈文肅公督兩江曾嚴煙禁使文武官互具保結劾罷淮陽道劉咸候補道杜文瀾等而未効者吸如故也衡陽彭宮保所定長江水師條約凡官兵吸食洋煙就地正法千總劉某違令吸烟立斃杖下然水師二十二營吸烟兵弁不一彭公不及知提鎮營官不及察法雖嚴又奈之何耶沈公保

結之法太寬彭公大辟之法太嚴寬嚴適中惟魏默深所言黥面之刑
其言曰限期三月戒烟不戒者黥之有不悛而被黥者再予三月之限
不戒者誅之既黥則人可按籍而稽癮可按期而驗倘有紈袴溫飽之
家恥黥哀免者許以金贖僅免刺面而仍刺手不戒者誅戒烟之法莫
善於此也然非有明公之權之才則不能行非如明公之任勞任怨則
不敢行欲行此法則必入奏或天子慮生意外之變則不允行宰輔
權偷目前之安則不願行卽不然州縣無良有司吏胥擾民奸宄誣告
株連蔓引因而激變亦終不可行非常之事舉世所驚或外夷蜚語或
臺諫阻撓衆响漂山吹屑沸水當事者不敢力持初議始行終不可行
此生所深思遠慮而慨然長歎者也恐明公不敢輕於一試而亦慨然
歎也然不能禁烟亦當剷除罌粟他省無論矣以明公所轄境內論之
徐海潁鳳以及淮安之安東桃源清河三縣種植惡卉視爲巨利而徐

郡尤甚豐沛道中每當春花爛漫連阡接畛一望無垠晉豫往事可爲
鑒戒此當嚴飭郡縣以及營弁分地剷除者也不能戒烟不妨先禁烟
館昔日烟館多在城鎮今日延及鄉村統論大江南北一鎮必有烟館
數十家每家必窩蓄數盜一夜不竊一日無烟貲故近日草竊最多有
防不勝防之勢嗚乎其爲盜非得已也富不戒烟則貧貧不戒烟則丐
丐不戒烟則盜不盜則殍必然之勢也憶數年前煙館之禁常嚴矣然
多明閉暗開胥役反受錢容隱掩耳盜鈴何濟於事近日因循蒙蔽類
皆如此願明公下雷厲風行之令不力禁煙館者則劾罷之復委廉正
之員潛行查訪則州縣或有實心任事者然而不禁吸煙止除罌粟內
地根株既絕其由印度來者售愈多價愈昂有煙館則盜有綫索而易
擒無煙館則盜無蹤跡而難獲安得爲上策也哉盜賊之多亦有不得
專咎鴉片者今山有山盜海有海盜江湖藪盜閭閻窩盜饑民窮而爲

盜會匪聚而爲盜捕務之弛孰有甚於今哉懦捕畏賊如虎良捕力能擒賊恐賊盡則置身無用之地因留賊以爲衣食之源賊遇捕而分賊捕以賊爲奇貨捕與賊合賊益多民益擾矣然而其咎不在捕也馭捕者未得其道也使別其良懦分爲上中下三等月米多寡以是爲差緝竊盜用下捕擒劫盜用中捕擒拒捕之盜用上捕有功則厚其衣食無功則薄其賞賚畏賊者棄不用通賊者罰無赦賞罰信號令明以治兵之道治捕如是而捕不盡力盜不就擒者未之有也今之州縣不獨無馭捕之法而兼有回護之謀非爲賊護也實自爲護也案輕則獲盜可緩縱逾限不獲處分亦輕于己之升遷無礙凡遇劫殺之案必先爲改重就輕之計潛邀紳士甘言以誘事主誘之不從則刦之以威刦之不從則有胥役賠贓之舉其尤甚者勘驗之時率僉從多人需索陋規不捕盜賊而捕四鄰不比捕役而比保約賊未擒而株連者已斃於獄矣

賊未獲而追賊者已傾其家矣案未結而承審官已去其任矣鄉民追案入城資斧竭而無以給胥吏之求必不能至再至三雖不共戴天之仇久則亦遂置之故昔居於鄉村被劫今則居於市鎮亦被劫矣昔則素封之家被劫今則中人之家亦被劫矣有被劫而不願報官者有一報而不復稟追者何怪盜賊肆無忌憚也昔于清端公督兩江下車之日首擒巨盜魚壳百文敏公督兩江以嚴爲治以捕務痛繩州縣典型未遠竊願明公留意於斯焉今天下可憂之事豈無大於此數事者或爲生所不敢言即言亦不能詳盡不敢多言以取輕躁之禍姑於敢言者言之非五者之外無可言也嗚乎莠民不除禍亂所由作也士習不正世風所由壞也吏胥不法民生所由困也鴉片不禁中國所由弱也捕務不嚴盜賊所由橫也此數者皆以得人爲本得人又以知人爲本明公曾友胡文忠矣胡公所以知人得人者其學問安在明公則而倣

之夫豈難哉生有先人百畝之田足以供饘粥環堵之室可以讀詩書非若昌黎有求於北平王者女不思嫁而憫魯嫠不恤緯而憂周耿耿之心無異於此畧陳數事惟明公實圖利之

上座師王可莊先生書

士無論智愚貴賤一念及於利人必有受其惠者一念謀及自利必有罹其害者愈智則其利害人也愈深愈貴則其利害人也愈廣若以愚且賤者而欲利人吾知其必淺且狹也然以愚且賤者而欲害人則亦未必不深且廣也於何徵之請徵之淮安試事淮郡爲江北瘠苦之地生童皆授徒餬口其遊幕者百無一二與揚鎮諸郡大異其以歲科分試爲不利也則與海州徐郡大同光緒甲申以前淮徐皆歲科合試逮昭陽協洽之歲徐郡人有以歲科分試爲利者導御史魏邦翰上封事詔下督學黃公覆奏徐之教官廩保陳牒黃公力言歲科分考之利

黃公據以入告而徐郡之考分矣淮人踵而請焉黃公從而奏焉而淮郡之考又分矣海州人亦有謀及分考者以格於羣議而止迨丙戌歲督學王益吾師以徐州段小湖觀察之請與制府曾忠襄師合詞入奏備陳歲科分考之害於是徐郡分而復合而淮郡貧窶之士遂羨徐海爲樂土而於段觀察暨王祭酒師稱道弗衰當淮郡之請分考也玉樹力言不便而難者乃謂三年而府縣一試試疏而學以惰不如三年而府縣再試試密而學以勤一月而督學再試試之日相距太近懼其潦草以將事不如間歲而督學再試試之日相去稍遠可期刻厲以校文予謂府縣之試士也有一試而捨者有再試三試而捨者即試終而名存試之日僅有五耳合郡縣計之試之日僅有十耳合郡縣歲科兩試計之在場亦僅二十日耳而其自塾而入城也幾何日自城而旋塾也幾何日士多貧而少富其出塾而籌貲也幾何日士多華而少實其在